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毛泽东诗词》中色彩词的文化内涵及英译研究

李心怡 邓嘉仪

吉首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许渊冲、辜正坤、黄龙、赵甄陶的译本和外文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汉英对照译本, 探讨传递色彩词文化内涵的不同译介策略。研究强调色彩语言的文化价值, 呼吁重视色彩词的跨文化诠释, 以促进其诗词以及中国文化的深度国际传播。

关键词: 毛泽东诗词; 色彩词文化; 译介策略; 跨文化传播

DOI: 10. 64216/3080-1494. 25. 07. 016

引言

毛泽东诗词的国际传播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到目前为止其译本已涵盖英语、俄语、日语等 40 多种语言^[1], 其中英语译本数量居首。他的诗词构建了融合革命理想、家国情怀^[2]、浪漫气质与哲学思辨的多元文化形象, 其独特的色彩运用不仅构建了鲜明的视觉意象, 也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寓意。有关色彩词的翻译研究较多, 但聚焦其建构的文化意象及其翻译策略还不够。本文以诗词英译本中的色彩词为主要研究对象, 选取许渊冲^[3]、辜正坤^[4]、黄龙^[5]、赵甄陶^[6]和外文出版社^[7]的英译本为参考, 分析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其诗词中色彩词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

1 色彩词在诗词中的功能与应用探析

诗词中色彩的运用让文字充满形象美, 使抽象情感具化, 以直观方式传达诗人的理念及情感, 并深刻反映语言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8]。

古典诗词中, 诗人们常将其用于描绘自然风光。例如, 白居易“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以红绿对比展现自然之美。同时, 诗人通常选择明亮的色彩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 用凝重灰暗的色彩来表达诗人的悲伤幽怨^[9]。例如, 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中用“红”借枫叶的鲜艳表达对秋天美景的热爱。又如李清照“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以“黑”营造一种压抑、沉闷的氛围, 表达内心的孤独与忧愁。此外, 色彩词在诗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红色常象征着热烈、喜庆, 比如“洞房昨夜停红烛”中的“红烛”

表婚庆之喜^[10]; 绿色象征着希望与自然之美, 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中, 绿色象征着春回大地和万物复苏。

其诗词中的色彩词展现了自然风光, 抒发了作者内心情感, 同时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跨文化翻译实践中, 地域与文化差异致使色彩词产生丰富语义变体^[11]。如何在保留其文化意象的同时, 有效规避语言差异引发的语义偏移, 实现隐喻转译的准确性与可读性平衡, 是译者亟待攻克的核心难题。

2 诗词的内涵解读及翻译策略

他的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色彩词有红色、黄色和绿色, 译者会因文化背景差异、翻译需求以及个人风格采取多样化且各具特色的翻译策略。

2.1 红色

其中, “红色”是最具代表性的色彩词之一。它不仅是革命精神的具象化表达, 也是诗人情感的体现。

译者采用直译法保留色彩词的象征意义。在“红军不怕远征难”中, “红”不仅代表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 还象征着革命忠诚与理想。许渊冲、辜正坤和黄龙均采用直译法, 将“红军”译为“the red army”。通过保留“红”的革命意象, 实现了革命精神的跨文化传递。此外, “red”在英语语境中已成为与中国紧密相连的专有符号, 能直接引发国际读者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联想, 从而实现文化意象的有效传递。《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红旗越过汀江”的“红旗”, 辜正坤直译为“Red flags”, 并以注释点明其象征“the Red Army”, 通过“色彩词直译+背景注释”的双重路径, 确保革命符号的精准传

递。

运用褪色法^[12]的适应性转化,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淡化或舍弃源文本中的某些色彩词或文化负载词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比如,在“红装素裹”中,许渊冲以“sparkling sunshine”置换源文本中的“红装”意象,借助光感的建构,将静态色彩转化为动态光辉,通过“sparkling”一词营造璀璨意象,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氛围,实现文化意蕴的有效传达。又比如,在“红雨随心翻作浪”中,赵甄陶将“红雨”译为“spring rains”,以“春雨”的普适意象传递生机,规避“red rain”可能引发的“血雨”负面联想,实现情感基调的柔性传递。

根据直译结合动态化表达激活色彩意象的视觉张力。译者在保留色彩词的基础上,通过动态化表达增强画面感染力。《沁园春·雪》中“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赵甄陶译为“Just wait for sunny days ahead, And look, the land will grow the more Enchanting, clad in white and red.”其中“clad in white and red”保留了原色,而“grow”一动词赋予静态色彩以动态感,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性与活力。外文出版社将“红旗越过汀江”译为“Red banners leap over the Ting River”。通过直接将“红旗”译为“Red banners”,用“leap”的动作性强化红军越江的迅猛气势。

采用意译法呈现色彩词文化意象。辜正坤通过意译法将“红装素裹”译为“adorned in red and white (To view the land adorned in red and white)”,呈现红白对比,简洁明了,使译文更流畅自然,间接描绘出革命胜利后山河换新的理想图景。在“万木霜天红烂漫”(《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辜正坤以“burning red”意译“红烂漫”,并以注释点明双关义:“burning red”暗含红军的红色标志(红星、红袖章等),使自然色彩与革命符号形成语义共振。

2.2 黄色

在中国文化中,黄色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耀、光明和智慧。然而,在英语文化里,黄色常带有忧郁、卑鄙、胆小等负面联想^[13]。在其诗词中,“黄”则通常象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韧与顽强以及光明与希望。

“战地黄花分外香”中的“黄花”即菊花,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坚韧、顽强和高洁。菊花在战火中盛开,

象征着革命的胜利与希望,体现了革命者在艰苦环境下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译“黄花”时,许渊冲和辜正坤都直译为“yellow flowers”,辜正坤同时增加了注释“The yellow flowers: the chrysanthemum flowers.”,借助“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中“直译加注”的方式,为读者补充了“黄花”所指代的具体花卉种类,以此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文化内涵。赵甄陶则用意译法,以“golden”对应“黄”,巧妙地契合了英语文化中“golden”所蕴含的积极联想,与中国文化中“黄色”的正面象征意义相呼应,从而使英语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黄龙则用意译与直译相结合的方式,将其译为“xanthic florets”。相比“yellow”可能引发在英语文化中的负面联想,“xanthic”在文化联想上更为中性,更多被用于描述自然和科学中的颜色。通过“xanthic”一词,不仅保留了“黄花”的颜色,还增加了译文的文学性和形象性,使译文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好地传递原作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

2.3 绿色

“青”和“碧”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极具审美价值的色彩词,在诗词中形成独特意象。它们处于蓝绿之间的临界状态,是汉语言文化中特有的意境延伸,但英语体系中缺乏完全对应的色彩词,这给译者带来了挑战。

根据色彩词修饰的对象确定翻译选词。例如,在“踏遍青山人未老”,“绿水青山枉自多”等诗句中,“青”修饰的对象均为山。许渊冲、辜正坤和黄龙都将其译成“green”。与汉语相似,green在英语中也常用来表青春、生命和希望等积极意义。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保持了原诗韵味,还契合了西方读者对自然景观的认知。在“山,刺破青天锷未残”中,“青”修饰的对象为天空,许渊冲、辜正坤、黄龙和赵甄陶都译为“blue”,精准捕捉了汉语言中“青天”所蕴含的苍穹意象,在保持诗意张力的同时,实现了文化认知的适应性转换。

采用意译直接传达色彩词的文化内涵。在“赣水苍茫闽山碧”中,黄龙创造性地使用“verdant”一词。此处的“碧”已超越了单纯的颜色描写,转化为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符号——当红军势如破竹挺进闽西时,武夷山脉在战士眼中呈现出超越物理真实的鲜亮色彩,象征着希望与生机。

2.4 其他色彩词

“白色”在诗词中描绘自然之景,或隐喻革命力量,或传达特定情感。比如,“白浪滔天”以雄浑的笔触描绘了海浪翻涌之势,许渊冲将其直译为“white wave”,辜正坤译为“whitecaps”,黄龙、赵甄陶和外文社均译为“white breakers”。此处的“白”不仅指浪花的颜色,更隐喻着革命浪潮势不可挡的力量。在“一唱雄鸡天下白”中,“白”指天亮。许渊冲和赵甄陶译为“daylight”,辜正坤译为“light”,黄龙译为“dawn”则精确捕捉到昼夜交替的瞬时性。原诗中的“白”已脱离颜色范畴,转化为“破除黑暗”的寓意。译者通过用不同时间节点的词汇,在源语中重构了从“黑暗”到“光明”的意义。

“黑色”在其诗词中常暗示着旧中国的黑暗与反动统治,尤其体现在“黑手高悬霸主鞭”。此处“黑手”并非指一个具有黑色皮肤或穿戴黑色手套的手,而是象征邪恶和残忍。辜正坤、黄龙和外文社都译为“black”,赵甄陶将“黑手”被译为“his bloody hand”,而许渊冲则省略不译“in hand”。赵甄陶将“黑”译为“bloody”,实际上是基于变色翻译的一种创造性选择。“bloody”在英文中具有“血腥的、暴力的”等含义,与“黑手”所象征的负面力量高度契合。许渊冲则采用褪色法^[12],将这些元素逐渐淡化,但保留其核心含义。“黑手”被转化为“local tyrants”,“tyrants”一词同样传达了原诗中压迫和邪恶的意象。

3 结论

他的诗词中红、黄、绿、白、黑等色彩词,承载着独特时代印记、文化底蕴与革命精神。其英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跨越文化边界的精神传递,需采用直译、意译、褪色法等多种策略。国际传播中,译者应尊重原文,兼顾译语读者习惯与能力,以合理策略保留诗词魅力,通过文化符号解码重码、翻译策略动态调适及本土化调适,向世界有效传递中国革命文化,助力跨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1] 庄照. 国际传播视阈下红色经典作品的英译研究——

——以《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为例[J]. 品位·经典, 2024, (3): 65-67.

[2] 刘嘉明, 周斯淇. 毛泽东诗词彰显的家国情怀[J]. 今古文创, 2025, (19): 47-50. DOI: 10. 20024/j. cnki. CN42-1911/I. 2025. 19. 015.

[3] 许渊冲. 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M].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5.

[4] 辜正坤. 毛泽东诗词: 汉英对照[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 黄龙. 毛泽东诗词英译[M]. 江苏: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6] 赵甄陶. 汉英对照毛泽东诗词[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7] 毛泽东著; 《毛泽东诗词》翻译组英译. 毛泽东诗词: 中、英文对照[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98.

[8] 赵芬艳. 试论中西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及翻译策略[J]. 现代职业教育, 2019, (33): 232-233.

[9] 罗新芳. 浅谈唐宋诗词中的色彩美[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6, 29(08): 190-192.

[10] 赵晨光. 从闻一多《红烛》看“烛”的文学形象[J].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21, (16): 116-117.

[11] 管金莹, 钟磊. 中国古典诗词的色彩翻译技巧研究——以李白诗词为例[J]. 散文百家(理论), 2022, (02): 46-48.

[12] 张智中. 毛泽东诗词英译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3] 付铮. 英汉色彩词的文化内涵对比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作者简介: 李心怡(2004—), 女, 汉族, 湖南省湘潭市人, 本科, 研究方向: 商务英语。

基金项目: 2024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人工智能背景下革命文化的国际传播——以毛泽东诗词为例》(S202410531082); 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智慧教学平台的“英语+中国文化”育人实践》(241202193094904)。